

洪通往寮境北屏至泰北的公路。據悉，共匪限這兩條路於今年底完成，一方面是為了向泰國滲透，一方面係為了加強對寮泰共的補給。」

自從美、越聯軍入柬掃蕩越共的庇護所之後，越共在南越的叛亂行動，雖增加許多困難，但在共匪支援策動之下，越共今後必將展開遊擊恐怖行動，在第一第二軍區中，一切跡象顯示，共軍已將其許多主力部隊，分散成小型突擊單位，任務為攻擊美軍軍事目標及越南平民中心（共黨仍稱它為「戰略小村」），然後退入叢林。共黨的戰術，完全以過去二十年來，在越南進行叛變戰爭中所持的兩大原則——忍耐與消耗為基礎。如今美軍漸漸撤退，它將更使用該種戰術。故越南的戰爭，仍將在共黨使用此一戰術之下拖延下去。

尼克森總統去年七月在關島提出了「新亞洲政策」，其主要內容有兩點：（一）繼續信守對亞洲國家既有防衛承諾。（二）協助亞洲國家自行負起其本

毛俄鬥爭在東歐

尹慶耀

毛共把東南亞看作它的前庭，懸牌「非請莫入」，但蘇俄時思排闥。蘇俄把東歐看作它的後院，懸牌「閒人免進」，但毛共也時思闖關。本文所述，乃毛俄在東歐的鬥爭，時間則限於一九六八年蘇俄武裝侵捷之後。

毛俄在東歐的角逐，由來已久。但從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糾合五國軍隊武裝侵入捷克後，毛俄鬥爭在手法上、在性質上都有了改變。

在過去，毛共不斷抨擊蘇俄為現代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相勾結，或且還暗示蘇俄也是帝國主義。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夜，蘇俄侵捷事件爆發，二十三日毛共的「人民日報」即公開指責蘇俄為「社會帝國主義」。九月十三日，阿爾巴尼亞正式退出華沙公約，十七日毛、林、周馳電支持，警告蘇俄不得侵略阿爾巴尼亞，且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时期已經

身之安全責任。「尼克森主義」的實施步驟，乃是美國協助亞洲國家建立自衛力量，使亞洲能自負安全之責。故尼克森主義是以鼓勵亞洲自由國家自行團結反共為長程目標，以越戰越南化為近程目標。現在越戰越南化的施行，已具有良好成績，此次越軍入柬，推進神速，斬獲甚豐，乃是最好的證明。最近視察歸去的美國陸軍參謀長魏摩蘭將軍對越戰越南化曾予批評說：「已走上正軌，堅決相信將能成功」。故越戰之解決，已步上正確之途徑，以後祇要美國政府能堅持實行「尼克森主義」，由越戰越南化之成功，進而盡力協助亞洲國家建立自衛力量。最近因為東戰之發生，已促成亞洲國家如越南、泰國、柬埔寨、韓國和中華民國等的團結合作，美國以後如能盡一切可能協助亞洲盟邦建立並加強自身的防衛力量，並進而促進其亞洲各盟邦間的團結與合作，則不特越戰問題可以順利解決，即亞洲安全與和平亦可由此而確保。

開始」。自此以後，毛共即以「社會帝國主義」的桂冠加諸蘇俄，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爆發，毛共又贈給蘇俄一個「新沙皇」的稱號。何謂「社會帝國主義」呢？

列寧的解釋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那是他批判第二國際時使用的詞句（註一）。

毛共過去的解釋，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打着社會主義的招牌，進行帝國主義的活動」（註二）。它最近的解釋，更比較簡明，即：「貼着社會主義標籤的帝國主義」（註三）。

如果把毛共最近的解釋加以引伸，那末帝國主義就有兩種：一種是資本

主義商標的帝國主義，一種是社會主義商標的帝國主義。在毛共看來，蘇俄就屬於後者。而對毛共說來，社會帝國主義的危險性更高於帝國主義，因為它有着社會主義的偽裝。為此，毛共把它和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看作「敵我矛盾」（對抗性的矛盾），而非「人民內部的矛盾」（非對抗性的矛盾）。

試看林彪在毛共九大的「政治報告」，當他分析當代世界的四大矛盾（註四）時，把修正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列於一欄，那樣就可以在該等國家政動「階級鬥爭」，來從事內部顛覆；把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歸為一類，那樣就可以在世界範圍內發動「民族解放」鬥爭，來從事外部圍困。既然毛俄關係的「歷史新時期」，以及毛共把社會帝國主義頭銜加在蘇俄身上，都是由捷克事件所引起，那末毛俄的激烈鬥爭，就不會忽略了東歐這一塊土地。

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波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中提出他的「有限主權論」，俄共報刊繼之大肆鼓吹，就成為「布里茲涅夫主義」。這種「有限主權論」的主要論點，是說保衛社會主義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當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受到威脅，危害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安全利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就要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軍事力量，來保衛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這就是說，一個共產國家的民族利益，要服從共產集團的共同利益；一個共產國家的有限主權，要服從共產集團的無限主權。

同年十一月，蘇俄第一副總理馬祖洛夫（K. T. Mazurov）在俄國革命五十一週年紀念時，又提出「國際專政論」。大意是說，社會主義體系既然成立，則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也應擴展為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他更引經據典的說：「列寧預見到」歷史的發展「把無產階級專政從一國的專政變成能够對整個世界政治起決定性影響的國際專政」（註五）。

所謂共產集團或社會主義體系的「無限主權」、「國際專政」，其最高主權誰屬呢？任何人都知道應該屬於莫斯科。因此，毛共斥蘇俄的上述主張為「霸權主義」、「侵略有理論」，實際也並不為過。

蘇俄的「有限主權論」等等，即在國際共黨之間，也頗受責難，但這並不妨礙它在東歐着着實施。

首先，蘇俄在繼續壓迫捷克，使其完全屈服。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捷共中央全會在蘇俄的壓力下，以比較現實主義的胡薩克（G. Husak）取代前革新派領袖的杜布契克（A. Dubcek）為第一書記。黨的主席團由二十一人縮減為十一人，前國民議會議長斯穆爾可夫斯基（J. Smrkovsky）等革新派被逐出主席團。在第三次世共會議前夕，又以前第一書記諾沃特尼（A. Novotny）重要助手亦即十足的保守派、親俄派魯·什特洛加爾（J. Strougal）為副第一書記。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捷克中央全會再度決定黨政機構大清洗，僅中央一級即整肅九十餘人，二十九名革新派中委被趕出中央。自同年四月遭貶抑的杜布契克被免去主席團委員及聯邦議會議長，僅留任中委。而斯穆爾可夫斯基的副議長及中委職務均告解除。九月全會最觸目的決議，是承認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侵捷為保衛社會主義的正當行為。但蘇俄却仍意有未足。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的捷共中央全會，決定免去切爾尼克（O. Cernik）的總理職務而代之以什特洛加爾。十五名中委被清除，包括已被任為駐土大使的杜布契克之「辭」去中委在內。隨着革新派被整和保守派抬頭，還有「反共集團」的破獲（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布拉格合眾國際電），捷共雜誌編輯、通信社及廣播者等三九五人的被捕（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布拉格法新電），布拉格加勒爾大學哲學系的廢止（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布拉格路透電）等等，而一六〇餘萬黨員的換證，實際也是整肅行動之一。另據今年七月十四日捷克「紅色權利報」透露，捷克斯洛伐克全國人民議會及民族議會議員，自元月以來，已有一萬二千人被整肅或辭職。連去年合計，則達一萬五、六九二人。因此，民族議會地方議員約百分之六十，未待選舉即已失去其職位。

當然，捷人的反抗也不易完全壓服。黨員換證進行並不圓滿。據毛共「新華社」今年二月廿一日報導，在蘇俄佔領十六個月內，捷人反侵略風暴已有七、八次之多。

最近杜布契克由土返國，六月二十四日捷克通信社透露，渠已被免去大使職務。二十六日捷共中央全會，將杜開除黨籍。此事曾引起義共抗議（同

日夜)，且傳當捷克紀律委員會提議開除杜布契克黨籍時，主席團十一名委員中九人贊成，惟第一書記胡薩克及國民戰線主席伊爾萬(Eyzen Eryan)二人却投反對票。這顯示捷克最高階層意見並不一致。當然，在蘇俄的壓力及保守派的親俄政策下，穩健的胡薩克地位是否穩固，亦成疑問。而從胡薩克在全會演說看來，渠雖稱黨的淨化工作，將在數週內結束，並保證不將革新派交付政治審判，但捷克今後將繼續加強警察權力，以嚴厲的眼光監視對黨的路線不滿的份子，當勿庸置疑。

毛共對捷克事件，自然也想加以利用。但它對主張經濟改革及「民主化」的革新派，以及現今當權的穩健派、保守的親俄派都不滿意，只煽動捷人起而反對蘇修和捷修，是頗難收效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捷國防部長佐爾(Martin Dzur)對空軍官兵演說時稱：捷克空軍不僅要保衛祖國的邊疆，也準備保衛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疆(法新社)。其時歐洲盛傳波、匈、東德等國部分空軍，正調往東西伯利亞或偽蒙訓練，以防毛共對蘇俄的突襲。而佐爾此言，不僅顯示捷克空軍參加此項活動，也意味着對「布里茲涅夫主義」的接受。

或許正是為此，毛共於同月卅一日廣播「新華社」一項報導時，指責蘇俄對捷克實行「殖民主義的支配」。廣播稱蘇俄有七、八萬軍隊留駐捷克，最近公然進入工廠鎮壓勞動者。蘇俄修正主義的「新沙皇」們，指示捷克修正主義者，要大規模整肅、逮捕，並採取其他鎮壓措施。廣播並稱讚捷克人民對蘇俄的奴役政策進行英勇及堅決的抵抗。

對於毛共的上述報導，捷克外交部於二月九日向毛共駐捷「使館」提出抗議，指為「對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的嚴重干涉」。而捷克對於毛共的備戰，則斥為犧牲人民物質生活，致力建軍以擴張勢力。

捷克已十足成爲蘇俄的典型附庸，毛共難予拉攏利用。惟捷克事件本身，仍不失爲毛共反俄的一項極好的宣傳資料。

III

蘇俄與東歐之間，存在着兩項合作組織，即華沙公約與「經濟互助委員會」。那裏的所謂合作，本非站在平等基礎上的互惠行動。自捷克事件之後，蘇俄愈來愈利用那兩條紐帶，企圖束緊它的蘇維埃帝國。

華沙公約機構原本爲對抗北大西洋公約而設，它的矛頭應該指向西方。但蘇俄老早就藉公約名義，派軍駐在東德、波蘭和匈牙利等地，其鎮反的作用實大過其他作用。而當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糾合五國軍隊侵捷時，就使用華沙公約軍隊的名義，於是這個公約機構就變了質，正像同年九月十三日阿爾巴尼亞所指責的：「華沙條約已遭到最粗暴的踐踏，已從一個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變成一個進攻自己成員國的手段」。

華沙公約本有武裝部隊聯合司令部之設，現任總司令爲蘇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雅庫波夫斯基(I. I. Yaku-bovsky)。參謀總長則爲蘇俄上級大將斯蒂敏科(S. M. Stemenko)。一九七〇年一月廿四日斯蒂敏科在蘇俄「紅星報」爲文透露，華沙公約已成立聯合部隊，即由各成員國在其軍隊中指定特別部隊，在聯合演習或一旦有事時，統轄於華沙公約聯合司令部之下。

從一九五五年華約成立至一九七〇年一月，華沙公約軍事演習共舉行四次，平均每年二、三次。但愈至晚近演習次數愈爲頻繁。如一九六七年爲五次，一九六八年六次，一九六九年則有十二次之多。自捷克事件前後，此項演習顯以對內意義爲主。然羅馬尼亞迄今拒絕華約軍入境演習，以免成爲捷克第二。

一九七〇年五月六日，俄捷友好合作互助新約簽字。該約前文中聲言，捍衛社會主義的成果，乃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義務，是已將「布里茲涅夫主義」編織於其中。該約第十條稱：「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某幾個國家或某一夥國家的武裝攻擊時，另一方應視同對本身的攻擊，立刻給以一切支援，包括軍事支援在內」。第十一條稱：「締約國雙方，對於涉及雙方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應互相通報，並在符合兩國利益經過協議之共同立場上採取行動」。這無異說兩國要採取共同外交政策，而實際是捷克追隨蘇俄的政策。上述種種文字，乃是「有限主權論」的具體表現。文字上如何記載，不能保證簽約者定會遵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捷前總統貝奈斯(B. Benes)曾在莫斯科與蘇俄簽訂戰後二十年友好條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捷前第一書記、總統諾沃特尼又與蘇俄同意延長五年，但并未能阻止蘇俄違約侵入捷克。今年五月十四日雅庫波夫斯基在「真理報」發表華沙公約成立十五週年紀念論文，稱頌「俄捷友好新約，清楚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國

家間加強關係的新形式」。很顯然，蘇俄頗願以俄捷新約為模特兒，將「布里茲涅夫主義」推行於華沙公約集團之內，惟堅持「獨立」「平等」「主權」的羅馬尼亞，則拒不接受「有限主權論」。

「經濟互助委員會」名義上是一種經濟合作組織，實際是蘇俄用以剝削和控制東歐經濟的工具。從黑魯曉夫時代起，蘇俄即大力提倡「國際勞動分工專業化」及所謂「經濟一體化」，惟各成員國多予抵抗。捷克事件後，蘇俄為加強對東歐的控制，更積極推行「經濟一體化」。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至十四日，「經互會」在華沙舉行第二十四次大會，通過設立「國際投資銀行」(IBI)及進一步改善可以互相兌換的共同貨幣(似可稱匯劃盧布)。

「國際投資銀行」的目的，係為實現「國際勞動分工專業化」提供貸款。銀行的設立由成員國共同出資，其基金可使用於原料、燃料等資源之開發，乃向「經濟一體化」邁進了一大步。

銀行資本十億盧布，其中七億盧布為「經互會」之可以互相兌換的共同貨幣，另外三億盧布是「為了向資本主義國家購買設備及許可證(License)」，而以黃金、硬幣等支付。該行由成員國代表組理事會，關於增加資金、更換參加成員等重要事項，採取「一致通過」方式，其他議案則採「不少於四分之三」的多數決方式。

東歐各國對蘇俄通過投資銀行，利用東歐的技術及資金以開發其資源一事，大多表示疑慮。今後該行營運，必將引起東歐國家的諸多不滿。而堅決反對「超國家機構」的羅馬尼亞，力主所有議案，均須「一致通過」，此即無異持有否決權。因其主張未被採納，羅乃拒絕在公報上簽字。

為求消弭俄羅之間的歧見(主要者為聯軍入境演習問題、國際投資銀行問題、俄羅新約問題)，蘇俄曾邀請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 Ceausescu)及總理毛雷爾(I. G. Maurer)於五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相繼訪俄，但羅馬尼亞堅不讓步。

俄羅間第一個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早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即已滿期。同年五月雙方即已協議新的草約，內容與舊約大致相同。同年八月蘇俄侵捷，羅馬尼亞予以抨擊，新約簽字延期，一九六九年八月尼克森總統訪羅，簽字又行延期。經過了兩年五個月的時間，俄羅新約終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在布

加勒斯特簽字。儘管「塔斯社」的報導中，特別強調兩國關係「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基礎上」，「兩國將堅持團結，忠實履行華沙公約規定的義務」，但新約中顯然不曾納入「有限主權論」。因之布列茲涅夫稱病(實際在莫斯科看足球)不肯前往羅京，與五月間簽訂俄捷新約的盛況大異其趣。而羅共「火花報」透露，在俄羅新約簽字後四十八小時，齊奧塞斯庫即在羅共中央祕密會議中表示，堅決反對外國的控制。這一切都可證明俄羅間的歧見並未消除。

七月十日「經互會」設立「國際投資銀行」的協定在莫斯科簽字，羅馬尼亞未曾參加。另據美聯社維也納同月十三日電，由羅馬尼亞國防部長伊昂尼塔(I. Ionita)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前往毛幫訪問，而毛幫「總理」周恩來或可能於今夏訪羅。此一消息如果屬實，想來不是蘇俄所願聞的。

四

毛共早已指責蘇俄是法西斯強盜，抨擊馬祖洛夫叫嚷「要」進一步完善『蘇修用來控制、壓迫和掠奪』「大家庭」成員的新殖民主義工具——『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註六)。毛共指責蘇俄的「經濟一體化」時說：「說得明白一點，就是要把別國的社會財富，從生產資料到生產品，統統『化』歸蘇修所有，把別國的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完全『化』入蘇修叛徒集團的腰包裏」(註七)。

毛共一方面分化蘇俄與東歐的關係，一方面也隨時想向東歐地區插手。蘇俄的對外貿易部機關雜誌「國外貿易」，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號上，發表了去年的貿易統計。據透露，毛共和蘇俄一九六九年貿易總額五、一一〇萬盧布，和一九六八年的八、六四〇萬盧布相比，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八年蘇俄對毛共輸出五、三四〇萬盧布，一九六九年輸出二、五〇〇萬盧布，不及上年的一半；一九六八年蘇俄由毛共輸入為三、三〇〇萬盧布，一九六九年輸入二、六〇〇萬盧布，也減少很多。一九六〇年雙方貿易總額一四九、九〇〇萬盧布，一九六九年的總額就僅及其三十分之一了，這十年的變化是够大的。如果以毛共和蘇俄貿易的最高峯即一九五九年的二八四、九四〇萬盧布相比，其低減的速度就驚人！

在毛俄貿易銳減的同時，毛共和東歐的貿易却有增加。直至目前，毛共

對東歐貿易仍遠較對俄貿易熱中。除了貿易之外，毛共對阿爾巴尼亞有大量經援，對南斯拉夫之震災及羅馬尼亞之水災，都致送慰問金。而後者尤明顯的反映出毛俄鬥爭的痕跡。

今年五月多瑙河的洪水，襲擊了巴爾幹的東歐國家及蘇俄的烏克蘭，而以羅馬尼亞最為嚴重。這是羅馬尼亞百年來未有的大水患，其所受損失百年內也難以恢復。為此羅馬尼亞坦白公開其災情，且接受世界各國的援助。雖然如此，羅馬尼亞仍不肯因經濟困難，而就「國際投資銀行」等問題對俄完全屈服。因此，蘇俄對羅馬尼亞水災的救濟，據「消息報」透露，為糧食、醫藥品等共十二噸。但蘇俄給予災情遠較羅馬尼亞為輕的匈牙利，則為救援物資十萬噸。以價值計算，蘇俄給予羅馬尼亞的物資為五萬美元；美國給予物資四〇萬美元；毛共所給的却約值二、五〇〇萬美元（註八），而且自己負擔運費。

爲了抵消蘇俄的壓力，羅馬尼亞派團往訪北韓及毛共，齊奧塞斯庫訪問了法國，毛雷爾則訪問了西德。而據六月二十八日美聯、合衆國際社發自三藩市的電訊透露，正在訪問美國的羅馬尼亞外長莫耐斯庫（C. Manescu）與美國務卿羅吉斯，就加強雙方文化交流一事獲致協議。

羅馬尼亞與蘇俄有齟齬，它曾表示支持施亞努，而由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波德納拉希（E. Bodnaras）率領的羅馬尼亞代表團訪問平壤後，於六月九日到達北平。這些條件都促使毛共對之大表歡迎。九日歡宴，康生曾稱頌「羅馬尼亞人民是有骨氣的人民。在國際事務中，羅馬尼亞黨和政府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堅決反對外來的干涉、控制、顛覆和侵略，勇敢地捍衛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那些鼓吹和推行『有限主權論』的人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失敗」。十一日周恩來在羅駐平「使」館爲代表團舉行的宴會中，聲稱毛、羅「都堅決反對在國與國之間實行強權政治。有些人攻擊我們是什麼『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們是在反對所謂『民族主義』的幌子下，干涉別國內政，踐踏別國主權，掠奪別國財富，甚至把軍隊開進別國領土，實行露骨的軍事冒險。他們的所作所爲才是不折不扣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

可是，羅馬尼亞並未與蘇俄決裂，更不真正親毛，而以維護其本身的獨立與主權爲最高原則。毛共不能不顧及羅共的立場，因而康、周等講話中，

避免直接抨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而以「美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字樣代之。

南斯拉夫是毛共口誅筆伐的老牌現代修正主義者，但是在毛共的原始動機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要把南共當作俄共的代罪羔羊。一九五七年毛南的關係不惡，同年南副總統訪問北平，「人民日報」還在稱贊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和其積極共存的外交政策。同年十一月第一次世共會議，毛俄共黨發生策略爭執。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共八大第二次會議，決定了經濟大躍進的方針，聲言要堅持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同年六月毛共以陳伯達爲總編輯，創刊了「紅旗」雜誌，其任務就是反現代修正主義。就在同一月間，南駐平「大使」憤而返國。十二年來，南共政策未變，毛俄關係却變得更惡化了，而目前毛南關係也進入一個新時期。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侵捷，「十、一」僞「慶」時，毛共駐捷「使」館即邀南駐捷代表參加活動。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毛南簽訂貿易協定，月底毛共貨輪及記者抵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南駐平新任「大使」博格丹·奧利什查寧（B. Orescanin）到任。當然，毛共不必再指桑罵槐而可直接指蘇俄爲現代修正主義，對於南共却有意避免此項抨擊。不過，南斯拉夫更不會一面倒向毛共，就如同它不向蘇俄一面倒一樣。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四日至三十日，南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利比席克（M. Ribicic）應邀訪俄，聯合公報中強調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平等、互相尊重、不干涉內政的馬列主義原則。雙方認爲，在一切問題上的某些不同，不應阻撓俄南兩國之間的正當和友好關係。雙方更表示希望擴大和發展互利的經濟合作。

阿爾巴尼亞和毛共的關係就不同了。毛阿間早有軍經勾結，而在反蘇宣傳戰上也此唱彼和。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日，阿共第一書記霍查（E. Hoxha）於視察阿國北部時，在特羅波亞地區首府巴伊蘭楚里市演說中，使用了「蘇聯帝國主義」一詞。六月三日他又在斯庫台區澳——德耶的「毛澤東水電站」講話時，使用了「蘇聯新帝國主義」一詞。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前一次演說中，一方面說：「我們並不諱言，在我們和南斯拉夫領導之間，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矛盾」。聲言：「我們黨決不放棄原則性的意識形態論戰，而要同不管是什麼色彩的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和修正主義的觀點鬥爭到底」。一方面又說：「我們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不僅在實

易上，而且在所有共同關心的問題上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我們過去和現在都主張不斷地改善這種關係……」。霍查指責「最近兩年來，黑魯曉夫修正主義侵略者一直在威脅南斯拉夫和它的各族人民，威脅他們的自由、獨立和主權」。同時他又宣稱：「在發生危險時，阿爾巴尼亞人民將站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一邊，反對威脅我們兩國人民的自由、主權和民族獨立的任何侵略者」。

阿爾巴尼亞是毛共反蘇鬥爭中的忠實夥伴，毛共對阿爾巴尼亞講話時就不必多所顧忌。一九七〇年七月十日，阿駐平「使館」武官舉行招待會，慶祝阿爾巴尼亞人民軍建軍二十七週年，毛共「總參謀長」黃永勝在講話中大肆抨擊社會帝國主義。他說「社會帝國主義必將同美帝國主義一樣遭到可悲的下場」。聲言「我們（毛阿）一定要……把它們徹底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進入六〇年代之後，阿共的反蘇態度一直不曾改變。但目前它的反南態度，却有了上述的改變。這種改變是「最近兩年來」才有的事，其關鍵仍然是蘇俄侵捷事件。蘇俄公然派兵侵入捷克，誰能担保它不會派兵侵入巴爾幹不太馴服的其他國家？因此，那些國家儘管也有相互矛盾，但對於蘇俄的威脅，却感覺有聯合抵抗的必要。這種形勢正是毛共所樂於利用並且正在利用的。

蘇俄加緊控制東歐且與西歐緩和緊張局勢，目前似有若干進展。在毛共看來，不論蘇俄具有如何的企圖與目的，只要它能減少西顧之憂，在東方就可加重其對毛共的壓力。因之，它除了也和法國等等圖謀接近外，並蓄意製造一個對莫斯科懷有敵意的巴爾幹，俾使克里姆林感覺厭惡與不安。

毛共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對國際共黨的影響力方面遠不及蘇俄。可是，毛共在國際共黨及共產集團中的分裂活動，也使蘇俄頗感頭痛。

目前，毛共在蘇俄的後院，利用反蘇情緒，建立了一個鬆鬆垮垮的聯合陣營；又在自己的前庭，利用反美情緒，組織了一個粗粗糙糙的統一戰線。這些陣營和戰線並不堅強，甚至充滿矛盾，然而表面上也使得蘇俄有相形見絀之感。蘇俄會甘心落後嗎？當然不會。今後毛俄間的鬥爭，必將愈來愈多面化、長期化和尖銳化，而東南歐和東南亞將是兩個重點地區。至於毛俄當面的邊界談判和互派「大使」等表面姿態，只能緩和毛俄的正面衝突，並不

影響在上述地區鬥爭之積極進行。

註一：源出列寧著「論第三國際的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七一頁。

註二：一九五三年上海毛共「春明出版社」版「新名詞辭典」，〇〇〇八頁。

註三：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毛共「兩報一刊」社論「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

註四：四大矛盾原為共黨傳統理論，請參閱史達林著「論列寧主義基礎」。

註五：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真理報」。轉引出處同註三。

註六：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新華社」記者評述。

註七：一九六九年八月「紅旗」第九期海震作「蘇修「經濟一體化新階段」的侵略實質」。

註八：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五日日本產經新聞載十四日美聯社維也納電。毛共援額係原電以偽幣五、二六〇萬元折合。後「朝日新聞」報導，美國提供八七二萬美元。

野坂參三與毛共

發行人：吳俊才
著作者：張棟材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第三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第四章 野坂接替了德田的領導地位

第五章 野坂對毛共的效忠與疏遠

第六章 結論

請向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洽購。每冊新台幣肆拾元。